



星期六

SATURDAY

香港當代文學叢刊

賽馬日

白洛 著

香港當代文學叢刊②

賽馬日

白洛 著

書畫屋圖書公司出版

賽馬日

著者 白洛

出版者 書畫屋圖書公司

香港九龍彌敦道四六六至四七二號

恩佳大廈五樓C座

電話：三・八四九〇七九 三・三〇七七五八

香港發行

有成圖書貿易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二六號

再發大廈三樓四號

電話：五・四八四二八二

印刷者 永利印務公司

定價 港幣十六元正

一九八三年九月初版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封面設計・內頁題圖 黃耀基

《賽馬日》序

曾敏之

當《賽馬日》短篇小說集出版有期的時候，我分享到白洛君的一種喜悅，這是十年艱苦不尋常的創作歷程，如今到了春華秋實的收穫季節了。

大學文科畢業之後，經歷了一段不平凡的生活而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取得可喜的成就，白洛君是其中的一個。要了解他在小說創作上所作的探索，我不禁想到魯迅先生的兩句詩：「我有一言應記取，文章得失不由天」。

事實正是如此。白洛君對文學的追求絕非迷信自然天賦，而是忠實於艱苦的學習和生活的體驗，有前者，才可能打下扎實的基礎，有後者，才取得創作的泉源。《賽馬日》這個短篇小說集所展示的豐富內容，充分證明「文章得失不由天」這一顛撲不破的真理。

但是生活體驗所感受到的題材，却不能依賴自然主義的方法就能構成好的作品，因為現實生活之於文學，不純粹是攝影藝術，更不是原型的翻版，它得經過作家的藝術構思，通過藝術形象使之再現，這就反映了作家對客觀事物進行的概括、提煉、集中、加工的過程。例如《賽馬日》和《買樓記》兩個短篇，寫的何嘗不是香港社會最常見的生活現象？可是一經提煉，就具有典型意義，也顯示了思想和藝術的深度。

《賽馬日》所選的二十篇作品，可以看出白洛君對香港社會觀察、體驗之深。他對這個錯綜複雜的社會進行了分析、解剖。「只憑想像是不能洞察隱藏在這兒而且從未被人發現的現實的。一個人必須得深深地沉潛在這裏，才能發現這些非凡的戲劇，這些悲劇或是喜劇……」（見司蒂芬·支魏格著《巴爾扎克傳》三十七頁）而白洛君正是下了沉潛的功夫，務求取得洞察一切的能力的。我相信，在今後的小說創作中，白洛君一定能進一步向「取材要嚴，開掘要深」的方面發展。

讀《賽馬日》小說集的作品，我還想起了契訶夫，他是寫短篇小說的巨匠，題材多樣，文筆精煉，形象鮮明，思想深刻，值得有志於短篇小說創作的人學習。契訶夫在揭發小市民的庸俗，描繪普通人民的悲慘遭遇，嘲笑愚蠢專橫……各方面都達到藝術的高度。我感到白洛君某些作品也受了契訶夫的影響，如《一段情》、《A先生的一天》、《這一條街》等可作參證。

十年的歷程以一個小說集作為總結，我深深為白洛君創作的嚴肅態度所感動。我深信，善於學習，善於觀察生活的白洛君，一定能夠在小說創作上有新的突破，更能迎接新的形勢以反映香港人覺醒的意識和新的生活。《賽馬日》出版將是新的起點。

創造生活畫景和人物典型

——白洛短篇小說集《賽馬日》序

林真

白洛兄把他十年來所寫的短篇小說編集，要我給他寫一篇序言，談談我對他的短篇小說的看法。對他的短篇小說，在報章雜誌發表時，我已經看過了一些。這次，他把全書的清樣影印了一份送來，使我能夠較有系統地讀到他從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二年這十年間的短篇小說。從這些小說中，可以看出一位作者如何在創作的崎嶇道路中摸索出來。

白洛兄的短篇小說是取材於香港的現實生活的。小說中的人物和故事，對久居香港的讀者都相當熟悉。有些人物彷彿是我們的鄰居和親友；有些故事也彷彿在我們身邊發生過，甚至可說是我們自己的經歷。但這些人和事通常都是在我們眼前一掠而過。這些浮光掠影式的人事，在我們的心湖

雖會間或地掀起一輪漣漪或一陣微波，不過很快地就復歸於平靜。再過一個短暫時期，就完全忘却了。白洛兄跟我們不同，他以小說家的敏銳感覺，把這些別人不大注意的人和事迅速地捕捉下來，經過深入的發掘，認真的思考，縝密的構思，把它們寫成小說。所以他的小說中的人物如活人般呼吸可聞，小說中的故事像生活中發生的事一樣真實可信。法國十九世紀的文學批評家泰納H.A.Taine認為：一個小說家應該有一種非凡的觀察力，「能在一個姿態裏窺見一種性格，一個人的整整一生」，並把它們和時代結合起來。從白洛兄的小說中，我看出他有這種非凡的觀察力，在一九七三年到今日，他這種觀察力正在發展着，越來越準確，越來越敏銳了。這一點，可以從他的小說中得到證明。

他在一九七三年所寫的《莊經理》中，已經顯露出這種觀察力了。在小說中，他寫一個本來在一家商行當高級職員的莊先生，因為在商行裏工作多年，仍舊得不到理想的成就。而那些跟他一起出身的朋友，都一個個相繼地飛黃騰達，不是自己開設了商行或工廠，就是在一家規模龐大的機構擔任某個部門的經理，更有一些手裏只拿着為數極少的資金，便在股票市場裏賺得了大錢！……於是見獵心喜，莊先生辭去商行那份工作，在家裏開設一家「一人公司」來了。他印了名片，挾着皮包，以「經理」的身份，四出兜接生意，滿以為可以輕易地賺上一筆。終於，他在充滿爾虞我詐、弱肉強食的商業社會裏碰了許多釘子，最後還是失敗了！

像莊經理這樣的例子，在香港這樣的商業社會中是很多的。白洛兄從這些為數很多的例子中選擇了莊經理這個「典型」。別林斯基在《同代人》一文中說：「何謂創作中的典型？——典型既

是一個人，又是很多人，就是說：是這樣的一種人物描寫：在他身上包括了很多，包括了那體現同一概念的一整個範疇的人們。」

由此可以看出，白洛兄在十年之前，就有很好的觀察力和很好的塑造典型的能力，這是小說作家所不可缺少的兩個條件。

人的才能是發展着的。白洛兄這種敏銳的觀察力和善於塑造典型的能力，在一九七八、一九七九這兩年中，有很好的發展。他在這兩年中所寫的小說：《老妓阿金》、《嘉蓮的微笑》、《「幸運」店東》和《這一條街》中，都顯著地看出他這兩種能力正在發展着、成熟着。他能夠從極普通、極平凡的現實生活中，「攫取那些最具有般意義、最常複演的東西，組織那些在事件和性格中最常遇到的特點和事實，並且以之創造成生活畫景和人物典型。」（高爾基：論《葉甫賽尼·奧涅金》）

就以《嘉蓮的微笑》為例，來談談白洛兄怎樣「組織那些在事件和性格中最常遇到的特點和事實，並且以之創造成生活畫景和人物典型」。

相信讀者諸君對於這樣的事情可說是司空見慣的了。一位空中小姐給一位電視導演發掘出來，變成了電視劇的主角，跟着就給一位富家公子追求到了，成了富家太太，就此「息影」，不再拍電視和電影了。——在香港，這絕不是「天方夜譚」式的怪事。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最常複演的東西」。

白洛兄要把這件極常見的事實寫成小說，就絕不能「如實地寫來」，僅僅讓讀者知道這件事。

而是在無比的強烈的創作衝動下，把這些東西綜合成一個完整的整體，用他所喜愛的膠液把它們黏合起來，並且他自己身上的火焰使它變得光彩奪目。這可說是一個藝術構思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他塑造了小說中的人物，深化了故事的意義，使讀者親自感受到這件事，而且能作出恰當的評價。於是，他從嘉蓮的生活、嗜好、習慣，以及對人的不同的態度上……選擇了最能代表她生活的轉變和發展的一個特徵：微笑。

整篇小說就在嘉蓮的微笑中發展着、變化着。……

最初，因為嘉蓮是一位空中小姐，她要對每位乘客都要展露職業性的笑容。小說就是從她的微笑開始的；

「班機正在往曼谷飛行，嘉蓮禮儀款款地在招待乘客。

每當她展露出空姐職業的笑容時，不知怎的，從心裏就泛起一種厭惡感。」

因為她這種職業的厭惡感，是來自對自己的職業的自卑，所以，她渴望轉業，不再對人強顏歡笑了。

之後，她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轉到了電視台當藝員了。開始滿足了她的虛榮心，於是她第一次怡然自得地笑了！

跟着，她給一個有名的大導演看上了，讓她出任一部耗資鉅大的影片的女主角。她開始跨上成功的寶座。於是她真的開心地笑了。

最後，她給一位富家公子追求到了，成了富豪的太太。於是：

「笑得最開心，最嫵媚的，不用說是嘉蓮。她不但有了別墅，有了名貴車子，明天一早，她就要到歐洲蜜月旅行去。一想到女婿拖着她戴滿鑽石飾物的手，登上飛機，空姐們都向她展出羨慕的笑容時，她覺得自己從來沒有這麼滿足過。」

嘉蓮知道今晚自己的微笑，不是職業性的，而是充滿了征服的魅力。」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白洛兄的才能。他把嘉蓮的微笑廓大，像漫畫家那樣誇張了漫畫人物的某一個特點或動作，就這麼寥寥幾筆，便給整篇小說帶來了極好的效果。

小說集中在一九八二年所寫的《買樓記》、《A先生的一天》，更能看出他這種數陳說事、塑造人物的技巧，日臻成熟了。

我以前學習寫小說，曾把魯迅先生《「窮人」小引》中的一段話抄下來，藉以自勉的。那段話是：

「顯示靈魂的深者，每被人看作心理學家；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的作者。他寫人物，幾乎無須描寫外貌，只要以語氣、聲音，就不獨將他們的想法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體也表示着。」

這是小說的最高境界，從收在《賽馬日》這部短篇小說集中的二十篇小說來看，白洛兄在一九七三年至今日的十年中，正在努力不懈地向這境界的高峯攀登。

一九八三年七月七日——一個給國人淡忘了的國恥日 寫於九龍處困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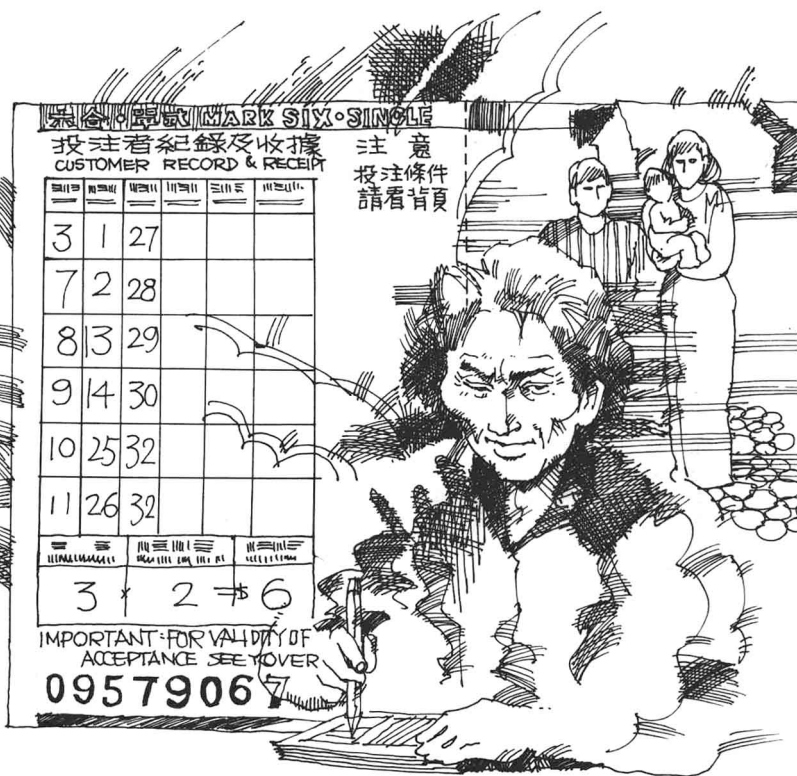
目錄

《賽馬日》序	曾敏之	一
創造生活畫景和人物典型	林真	三

——白洛短篇小說集《賽馬日》序

四姑轉運	一
火的遊戲	十三
陶小姐的婚事	二七
一段情	三五
小提琴手	四三
蓮妹	五一
買樓記	七一
「幸運」店東	八五
沒入住的房客	九三

A 先生的一天·····	一〇一
莊經理·····	一一五
嘉蓮的微笑·····	一二一
長髮阿三·····	一二九
死因調查·····	一四七
無形的魔鬼·····	一五九
女中豪傑·····	一六七
麗莎三部曲·····	一七五
老妓阿金·····	一八三
賽馬日·····	一九一
這一條街·····	二〇三
後記·····	二二一



四姑轉運

天還沒全亮，霧濛濛的。

城市還沒全醒過來，像一頭瑟縮的狗兒，睜開惺忪的眼睛，窺探一陣周遭，便又慵懶地多打一個會兒盹去。

雖然只算稀疏，街道上卻已有人活動了。掃街的，賣腸粉油條一類早餐的，擺報攤的，還有下夜班的趕早班的；總之，都是忙着討生活的人，他們不能不勤快。

一個挺着大肚子的婦女，多大年紀，端詳得不清楚；她可能畏冷吧，把外套的衣領高高聳起，遮住了大半邊臉。

她走得相當匆忙，似乎連胎兒也顧不上。或許她趕着到工廠上早班，遲到一趟半趟，整個月的勤工獎便白搭了。

阿年駕着「的士」，忙了一宵，現正空車在路上飛馳，趕去交更。

前面那輛大貨車，駛得也不算慢。它遮住了阿年的視線，阿年想超越它，又辦不到。

聳高衣領的孕婦在低頭趕路。

大貨車和「的士」，一前一後，轉動着快速的大小車輪。

路口，迎着孕婦的紅燈亮着，向着貨車的綠燈亮着。

孕婦卻彷彿視而不見，衝紅燈過馬路來了！大貨車司機「嘎」地刺耳一聲，緊忙煞掣！「的士」意外遭此驟變，煞掣和閃避都來不及，衝撞向大貨車的尾部，發出轟然巨響！

車頭全扁了，車頭玻璃全碎了，整架「的士」反彈歪倒在馬路一旁，活像被孩子們棄置一隅的

破爛玩具。

等到警察人員趕抵，打開車門，把夾在裏面的阿年抬出來，他的雙腿，一片血肉模糊……

「阿年！」四姑淒厲地呼叫，從夢中驚醒過來。她用手背抹了抹額，定了定神，爬下了上格床。年叔睡在下格床。這間窄小的石屋，衣櫃、雪櫃、電視機一擺，就只剩下個床位。下格是雙人床，燕芬小時，四姑和女兒睡在這兒；上格是單人床，燕芬婷婷玉立時，獨自睡在那兒。直到燕芬嫁出去，夫婦倆認為大家老了，五十出頭的歲數，分開睡吧。

上下格床，照常理，男的自當睡上格，夠體力爬上爬下嘛；可年叔怎爬喲，那次車子失事，害他少了一條腿。這麼着，四姑再不避忌，自己睡上格床去。

不幸的車禍，事隔快三年了，四姑有時仍不免作惡夢。按心理分析，該是她一直擔心傷殘的丈夫再出意外，有所思而有所夢，令她震駭的一幕，便成為纏繞不去的影像，不時在她的腦海重現。就是驚醒了，知道悲劇在夢境重現而已，她還是不放心，習慣下來瞧瞧丈夫，睡得可安穩？像今夜，丈夫的被子掀到一邊，露出半個身子，她就怕他着涼，給他重新蓋好；他出事後，她像母親一樣照料自己的丈夫。

躺回到上格床，不能馬上入睡，她又想及鄰居們議論她命苦，他們私底下叫她「苦命四姑」呢。她命苦嗎？要是阿年不緊跟那輛大貨車，要是那輛大貨車不緊急煞掣，就那樣衝過去，阿年的腿應該是好好的。惹上飛來橫禍，不落在別人頭上，偏落在阿年身上，不是四姑命苦，該是什麼？四姑不這樣想！老怨自己命苦，怨死了，苦死了，阿年的腿也不會再長出來。那是個孕婦呀，

她一條命，胎兒一條命，大貨車司機保住兩條性命，他沒有做錯。阿年那條腿，換得兩條性命，苦什麼？做了好事積了善德，皇天有眼，這輩苦吧，下輩也會得好報，總有樂的一天呢！

鄰居們還談論燕芬，長得標緻出眾，好嫁不嫁，卻從石屋嫁到木屋去，貪那個阿旺生成打工命嗎？四姑只有一顆掌上明珠，那麼隨便給人攫去，連女兒福也享受不到，不是命苦，又是什麼？

這事嘛，都怪那個「老烏鴉」四處聒聒叫。他給在美國開餐館的乾兒子提親來了，說只要燕芬點點頭，他保證她和兩老都能移民到三藩市去。要是兩老不願住「番鬼埠」嘛，由他乾兒子滙美金過來，包下兩老的費用，直至百年之後。

「老烏鴉」也許用心不壞，可燕芬的芳心早有歸屬，她和同廠的阿旺相好，還帶他來過家裏喝湯呢！爸和媽都明白女兒的心意，自不能勉強她做不能做到的事，便代女兒把「老烏鴉」的提親婉拒了。

「老烏鴉」大概氣惱這兩個老頑固不識抬舉，到處嚷嚷：「阿年殘廢養不了家，我的乾兒子說下這頭親事，便代他養家，他要有責任感的話，理該千謝萬謝，可他竟拒絕了，要他老婆養他一世嗎？那個阿四也是愚蠢，福送到門來不接，硬是找苦來受，給黃蓮水泡舒服還是怎麼着？難怪人人叫她『苦命四姑』，這個女人，就是命苦！」

「老烏鴉」咒她命苦，好像答應她乾兒子求親，她的命運就會改變，從此命好似的。四姑不是瞧不起「老烏鴉」的乾兒子沒這能耐，她只是覺得，女兒嫁上如意郎君，婚姻生活美滿，做母親的就算清茶淡飯，也感快樂和心安；倒轉過來，女兒嫁上薄倖夫郎，婚姻生活破裂，做母親的就算大

魚大肉，卻感痛苦和內疚。女兒的幸福，她所持的是這一尺度。

燕芬嫁給阿旺恰滿一周年，小兩口本打算請老人家到酒樓去吃頓飯，燕芬說爸爸的腿不方便，阿旺便叫酒家做了幾道菜，打了包，又買了支名牌白蘭地，上石屋孝敬岳父岳母來了。阿年和女婿在屋裏聊家常，她和女兒在石屋外附蓋的廚房裏，把帶來的菜再熱了熱，相聚得滿開心。

「小兩口沒吵架吧？」做父親的，最怕女兒被人欺負，把她的心肝寶貝送給你了，你還欺負他，老頭子可不答應。

「吵了——」燕芬俏皮地拖長腔調，但一見父親認真的神色，伸了伸舌頭，挨着丈夫說：「阿旺沒脾氣，一直讓着我，可不跟我吵。我要吵嘛，也找不着對手，連那頭花貓都咪嗚咪嗚地走開，找誰吵去。」

阿年繃緊的臉放鬆了，換作一副笑面佛的表情，反倒過來維護女婿似的：「燕芬在家刁蠻慣了，阿旺呀，你別顧着疼老婆，該管的還是管着她點，嬌縱慣她變成母老虎，扭丈夫耳朵她都敢呢！」阿旺陪着岳父發出一連串响亮的笑聲。像他這樣憨厚隨和的年輕人，今天不多了，百裏無一，燕芬說得上有眼光，挑上好丈夫。受一點兒窮不要緊，最怕受丈夫的打、挨丈夫的罵，燕芬找到知心體貼的伴侶，越過了父母最爲她操心的這一關。

「結婚一年了，明年也該生個胖娃娃，我們也該有個乖外孫抱抱了吧？」剛才在廚房熱菜，燕芬告訴媽，阿旺不打算那麼快要孩子，奮鬥幾年後再說。哎，這個阿旺不了解老人家的心意，四姑和年叔只得一個女兒，當然希望後一代人丁旺盛呀！早生早着，年齡大了，還不容易生呢！不催催